



城市走笔

漫步小城,随时都能遇见熟识的邻里或朋友,这种感觉是亲切的、舒坦的、安心的。

小城之恋

□王春雨

迎着晨曦初露的阳光,我漫步在街头那熟悉而又温馨的早市。小巷深处,早点铺子热闹非凡,包子、馒头、油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袅袅热气在晨光中悠然升起,为这座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与温度。在这琳琅满目的早点中,我最钟情的莫过于那松软可口、一面焦黄一面雪白的米饭饼,再搭配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,这简单却经典的组合,承载着无数建湖人心中最深刻的家乡记忆。

小城是我成长的地方,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。这里虽然没有大城市那样繁华,却有着它独特的魅力,我爱上了这座小城,爱上了这里的生活。漫步小城,随时都能遇见熟识的邻里或朋友,这种感觉是亲切的、舒坦的、安心的。

小城,因湖得名,湖中有城,城中有湖。水城相依,灵动而柔美。漫步小城是一种美好的享受,处处可见水的韵味与生机。特别是九龙口湿地公园,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璀璨明珠,九条河流如九龙聚首,自然与和谐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春天绿意盎然,夏天荷花竞艳,秋天芦花如雪,冬天银装素裹,四季更迭的美景如诗如画,让人流连忘返。夕阳西下时,河面被晚霞映得一片金黄,恰似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那份宁静与美好,足以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。每年,央视的镜头都会多次聚焦于此,将这份美丽传递给全世界。

小城人杰地灵,文化底蕴深厚。这里是民族英雄陆秀夫、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故乡,孕育了院士和一大批行业精英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、杂技的发源地,小城还被誉为中国淮剧之乡、中国杂技之乡、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。每天清晨,市民广场上便传来淮剧票友的悠扬唱腔,二胡深情缠绵,竹笛清脆悠扬,板鼓沉稳有力,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敬仰。市民驻足聆听,孩童好奇围观。小城的文化,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,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,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。

除了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,小城的经济发展同样令人瞩目。特别是近几年,科技创新成为小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,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在此落户生根,为这座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。

然而,小城最宝贵的财富,莫过于它的人民。他们勤劳、智慧、善良,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在生产线上,他们精益求精,追求卓越;在田间地头,他们辛勤耕耘,收获希望;在文化舞台上,他们尽情展示着小城独有的风采与魅力。

夜幕低垂,华灯渐次绽放,小城便披上了一袭迷人的霓裳。湖面宛如明镜,倒映着斑斓的灯火,交织成一幅流动的梦幻画卷;街道两侧,灯火辉煌,人声鼎沸,洋溢着一片繁荣与欢腾。在这喧嚣繁华之中,双湖公园旁隐匿着一处静谧雅致的图书馆,众多读者汇聚于此,沉浸于书海报丛之中。我经常光顾那座温馨的图书馆,或借阅书籍,或聆听讲座,享受知识的滋养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,我已步入中年。我的青春,我的生命融进了小城的岁月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灯光,有了我所热爱的事业,这一切,都是小城给我的,给我以芳华,给我以坚韧,给我以勇气和力量。

水乡风情

无论是田间那一畦畦盎然的绿意,还是毛胡子大爷渔船上蹦跳的鱼儿,抑或是母亲腌制的咸菜,都构成了里下河初冬温暖的风景。

里下河的初冬

□徐育兵

初冬的里下河,宛如一幅水墨画,清润中带着些许宁静。风轻轻扬起,像一只无形的手,在天地间抚平了旧日的喧哗。一片落叶悄然而下,在空中优雅地挥手,从容地落入大地的怀抱。河水缓缓地流,芦苇轻轻地摇。白鹭静立,如同冥想的诗人。偶尔飞起,轻点河面,将岁月的诗句写入波纹的深处。

清晨时分,水雾升腾,薄纱般覆盖了湖面与田畴。远远望去,一块块形状各异的垛田仿佛漂浮在云水间。河埠头的老柳树下,一只小小的渔船斜靠在岸边,早起的毛胡子大爷已经收网归来。大娘在整理丝网,大爷在收拾渔获,一尾尾新鲜的鲫鱼在塑料桶中蹦跳闹腾。里下河的冬晨,多了一些鱼米之乡的烟火气息。

上班路上,我要穿过一片田野。旷野的空气有几分寒意,但丝毫不显凛冽。里下河的风不像北方那样刺骨,带着温和的气息,仿佛微凉的手掌轻轻拂过脸颊。阳光洒下来,透过薄雾,为大地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这时的阳光,少了夏秋的热烈,多了几分暖意。

田野间,绿意依然铺满旷野,丝毫没有肃杀的景象。初冬的阳光照在一畦畦绿油油的青菜上,肥厚的油菜叶越发青翠,散发出勃勃生机。一颗颗白菜已卷起了厚实的外衣,一层一层,像怕冷的孩子裹紧了衣裳。田间的蒜苗蹿起了个子,叶尖上挂着晨露,嫩绿的蒜叶迎风轻轻摇曳。

小雪腌菜。这个时节,正是垛田的大颗子青菜上市的时候。大颗子青菜又称长梗白菜,身姿曼妙修长,小小的叶片下连着白色的长梗,其梗富含纤维,仿佛是为腌制咸菜量身定做。我在路边,看菜农弯着腰,熟练地将一颗颗青菜起根、抖土、扎成圆圆的一大捆,动作麻利却温柔,仿佛对待一件得来不易的珍宝。在过去,这咸菜是千家万户的三餐宝贝,哺育着一代代人。

路旁的小河边,几位老人正在冬钓。他们身后,是一排饱经风霜的老柳树,柳枝依然青绿,在风中轻拂,展示着生命的活力。老人们手握钓竿,静静地坐在便携小凳上,仿佛与周围融为一体。河面上有涟漪泛起,鱼漂突然有了动静,钓竿弯起,老人的脸上绽放出一抹微笑,像是一种沉淀许久的满足感。收线、起钩,那是一尾肥美的鲫鱼,鳞片闪着金光。旁边的老人笑着调侃:“今天,你可是收获最多的一个。”语气温和,带着一种生活的小欢喜,勾勒出一幅静谧而不失生机的冬日画卷。

河边的村庄也换上了初冬的气息。农家屋檐挂着一排排等待腌制的大青菜,这是里下河初冬的独特风景。经过阳光的抚慰,不几日,菜就晒蔫变软,便可以下缸腌制了。过些日子,就有了在冬日里全家人就着热腾腾的大米粥,“嘎吱嘎吱”咬咸菜的动听声音。

傍晚时分,天边的霞光晕染开来,像是一幅写意的画卷,挂在远方。夕阳沉入河水,湖荡里的渔船陆续靠岸,码头热闹起来,看人们的笑脸,今天的收获一定不错。初冬时节,天暗得早,回头望一眼远处的天际线,沉静的湖泊与田野逐渐模糊,像一首未完的诗,留待明日去续写。

在里下河地区,初冬从不喧嚣,它用温柔的手笔画出了一种静美的生活。这里的人们懂得四季的节奏,懂得与自然对话。在这片土地上,初冬是身心的栖息地,它没有凛冽的严寒,总是带着足以安抚人心的静谧。无论是田间那一畦畦盎然的绿意,还是毛胡子大爷渔船上蹦跳的鱼儿,抑或是母亲腌制的咸菜,都构成了里下河初冬温暖的风景。

灯下漫笔

当雪花飘落

□乐华泽

“琼瑶走了……”

我硬是愣了几天,才缓过神来。

初识琼瑶,是从黑白电视机播放《在水一方》开始,印象中天不热,也不凉,农活也不忙,恰是个闲辰光。剧情已经十分模糊,许是时间久了,实在想不起来个大概了,只有主题曲记得两句,“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”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,我们还是顽皮的孩子。村东头的长生家,有一台从上海买回来的14寸黑白电视机,那会儿,黑白电视机不得了,可是全村的香饽饽。

一到晚上,长生家的院子里就热闹起来,左邻右舍拿着小板凳、小椅子占起了位置,跟着露天电影一样。我们小孩子也去凑热闹,至于《在水一方》演绎的什么,一点也不在意,只记得女主角老是哭。

当年我在联办初中读二年级的时候,班上有个成绩不错的邻村女生,课间活动突然不参加了,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看书,让我好一阵羡慕。后来,我们同村的女生悄悄地告诉我,她在看小说《庭院深深》,作者是个台湾女作家,叫琼瑶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琼瑶这个名字,知道她是台湾女作家。

我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,又不好意思跟女生借了看,几次到镇上唯一的书店去买,遗憾的是找不到琼瑶的书。原来,那是邻村女生的城里亲戚带回来给她看的。直到几年后,我到镇文化站工作,才看到琼瑶的作品。

《窗外》是我第一次完整阅读琼瑶的作品。言语清新、意境浪漫,充满对梦的憧憬和爱的执着,打破了传统乡村言情话语的边界,怪不得女生们看得如此痴迷。

记得一个晚上,好像是九月份,天色黑黢黢的,整个村庄安静了下来。突然一声声争吵打破这个静谧的夜晚,我也好奇地走了出去,循声走到了不远处琴的家。琴是个女孩,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,原来是琴的男朋友一家人上门理论,不同意她家退婚。

院子里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,这种事在那个年代的乡村,足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而琴却静静地独坐在二楼的房檐边,伴着微弱的灯光若无其事地看着书,我径直走上去一看,她手里拿着的是琼瑶的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

我说你咋不下去辩一辩,说说自己的看法。琴没有说话,用手一指,示意我看一看楼下她的对象。琴的对象是邻村的男孩,木匠,有点黝黑,清瘦,个头不高,像是有点木讷,一直倚靠在堂屋门口,一句话也没有。

琴捧着琼瑶的小说,依偎在胸前,轻声慢语地说了一句,我那时还不理解的话,“没有爱情的婚姻,是不幸福的。”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,宁可一个人过一生。这是我第一次,听说爱情这两个字,是从我一直认为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口中,毫无避讳地说出来。

琼瑶,翩然飞去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邻村女生的同学,如今已在城里当老师,发了个微信问她有什么感想。她说,小时候喜欢看,后来长大了,对琼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。去年暑假看了一部她的电视剧《婉君》,然后觉得好像现在看,有点不太能接受,但是曾经的美好,少女之梦,并不后悔。

“且拭今宵泪,留与明夜风。”再唱《几度夕阳红》,已是往事不能忘,当时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来说,琼瑶的作品无疑是一片清新的空气。

